

藝術有價

高媛，金陵女兒，身居香港，喜愛探究世間一切美麗、獨特、稀奇、好玩兒之事。

世界上最遠的距離，不是生與死的距離，而是我站在你面前，你不知道我愛你……世界上最遠的距離，是魚與飛鳥的距離，一個在天，一個卻深潛海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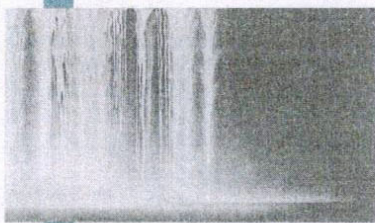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高媛 圖：Sundaram Tagore Gallery, Hong Kong.

●《Untitled, 2007》，Sohan Qadri。

想想，不管是不是泰戈爾(Rabindranath Tagore)譜寫了《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》，開頭的選段記載了情侶間的愛情，慢慢接近，慢慢遠離，生成了幽美的距離。幽美的距離，不止歸屬於愛情、人文藝術的世界裏，不止一次地承載和釋懷各民族文化間幽美而又遙遠的距離。因為遠離，我們彼此仰慕，慢慢接近，學習與自身文化不同的世界和人情。

延續絲綢之路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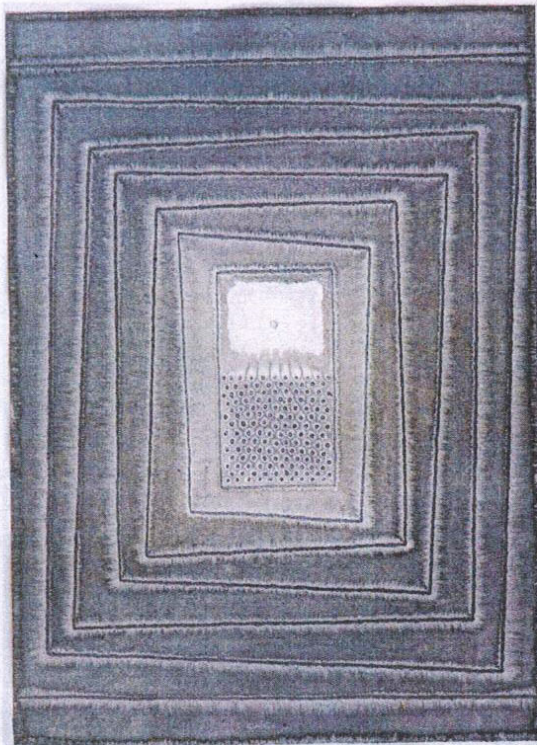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地圖上記載了一段人類文明史上「最遙遠的距離」，為了讓產自中國的絲製品進入歐洲，我們親切地稱它為：「絲綢之路」。絲綢之路，由中國長安和洛陽出發，橫貫歐亞，直通羅馬。交融西方和非西方文明，薈萃中國、印度、波斯、伊斯蘭和希臘文化。



●《Waterfall, 2012》，Hiroshi Senju

就在《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》傳唱人世間的千百個日日夜夜，我們在香港找到了泰戈爾的第五代傳人Sundaram Tagore的畫廊。Sundaram Tagore畫廊二〇一四夏季聯展《The Summer Group Show》編織當代非西方和西方藝術的思緒，延續着絲綢之路的精神、生命和足跡，窺視着它的神秘。

而伊朗當代藝術家Golnaz Fathi的作品《Untitled, 2006》，用黑、白、紅詮釋力量的生成。一股細細的紅綫扎破了黑白的分明和寂靜，橫穿而過，引發了黑與白的互動。萬萬沒有想到，深藏在這幅當代畫作的背後，是她在德黑蘭練就的扎實的書法功底，



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

是的，傳統的書法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Golnaz日後的個人藝術創作生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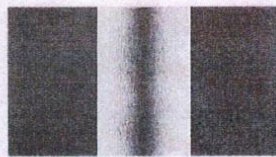
優美的阿拉伯文書法，影響了Golnaz，成就了藝術家Hakim Ghazali。他在二〇〇五年舉行的第一屆Linotype阿拉伯文字體設計比賽中大獲全勝，同年的創作《Untitled, 2005》，點綴着繽紛的阿拉伯文，通過灰白的畫面滲出一片喜悅。這，就是語言的魅力。語言的魅力，不但來自聲調的抑揚頓挫，更來自文字形態的鏗鏘和秀麗。中國書法是中華文明的精髓，阿拉伯文書法，是伊斯蘭教世界國家精髓。繼印刷術發明之後，文字的文體和排列，成了極具世界性影響力的又一創新，舉足輕重，成了圖形和視覺藝術不可或缺的部分。這，歸功於「Linotype」。十九世紀末成立的Mergenthaler Linotype公司擁有世界最大的字體庫，網羅眾多

優美的字體。試想，要是創作的字體被「Linotype」納入囊中，那是多麼的令人雀躍。《Untitled, 2005》，訴說的也許正是這份興奮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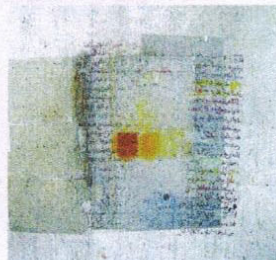
形成無數個宇宙

印度人，奠基多神論的印度教，創建了瑜伽。「瑜伽」，是印度教哲學派的一系，本意為「一致」，通過調節呼吸和冥想等達到身、心、神合一的狀態。瑜伽，陪伴着小提琴大師耶胡迪·梅紐因(Yehudi Menuhin)的音樂創作和教學生涯。梅紐因在「艾楊格瑜伽」(Iyengar Yoga)的書《Light on Yoga》的前言寫到瑜伽使他相信人們生活的態度和身體狀態密切相關，身體和精神在瑜伽每一次的呼吸中得以休息和放鬆，一次次連續循環的呼吸中，形成了無數個宇宙。

《Untitled 2007》，將我們的



●《Untitled 2006》，Golnaz Fathi。



●《Untitled, 2005》，Hakim Ghazali。

心靈層層洗滌，脫絲破繭，飛入靈性的世界。印度藝術家、詩人和密宗大師Sohan Qadri(一九三二年至二〇一一年)將墨迹滲入紙張，循環着方框和原點，朦朧的視線，漸漸邁入通向天際的門、平靜的心，冥想著不可觸及的神秘世界。Sohan富有靈性的創作，源於他自七歲起的瑜伽學習。一九六五年他離開了印度，開始周遊東非、北美、巴黎和蘇黎世，最後在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定居，開始了將密宗符號和抽象藝術糅合為一體的藝術創作。一九五〇年開始油畫創作，一九七〇年以後用紙張作畫。他現將紙張浸入液體，然後分階段刻畫，同時用墨和染料印染。形成了將紙張從二維平面轉變成三維立體的創作手法。重複在紙張上切割成了冥想的一部分，與瑜伽同步。

印度，孕育了印度教和佛教。古印度佛教，經絲綢之路，自漢代東傳入中國，再傳入日本。「禪」，闡釋了佛學「空」和「無」的心境。事事相關，物物相連，事物本身毫無意義，因而「無我」、「忘我」，包容世間一切。日本特有的禪文化，樸素沉靜，震盪心靈。薄薄的桑葉紙上，流淌着日本當代藝術家千住博(Hiroshi Senju)《Waterfall, 2012》「此處無聲，勝有聲」的奔放，把視線推進入畫合一的胸膛。日本備前國(Bizen)刀匠的後裔，當代藝術家Miya Ando用拋光鋼和陽極氧化鋁，經加熱和打磨等多種複雜工序，讓上在金屬板上的顏色光輝燦爛。日復一日的工序，改變了金屬堅硬的本質。萬物無時無刻都在改變，《Night Yoru grid, 2013》用鋁板上的顏料闡述了沒有不變的「永恒」。

印度，養育了泰戈爾。不管他前世是不是中國人，他曾遊歷過杭州和北京。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，後來，我們在香港找到了泰戈爾的後裔Sundaram Tagore的畫廊，繼續着絲綢之路的精神，讓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慢慢靠近。